

41938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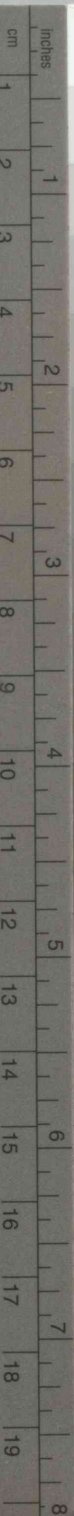
20000
82072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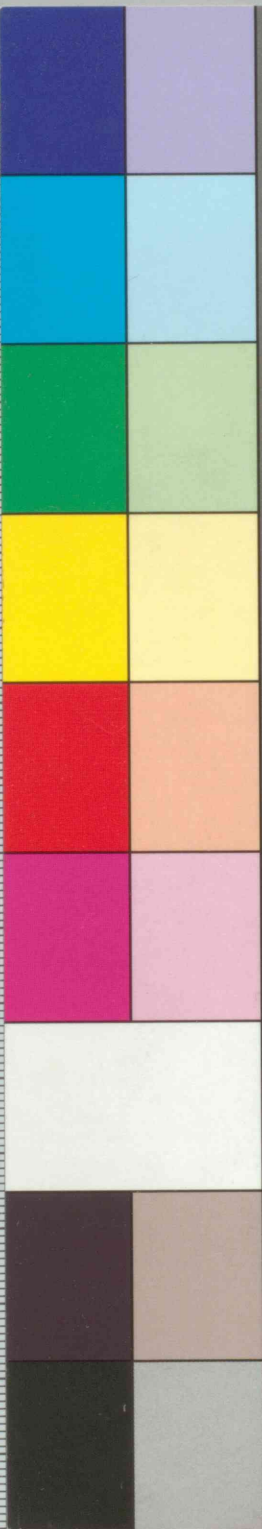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4a
820
X11

漢文新編

鹽谷溫編

卷四

42
820

大正十一年一月廿六日
文部省檢定濟

東京帝國大學
文學部教授
文學博士鹽谷溫編纂

漢文新編

東京
合名弘道館藏版
會社

資料室



漢文新編卷四目次

內篇 名家文鈔

霞關臨幸記	重野安經	一頁
遊墨水記	鹽谷世弘	五
江南春	杜牧	八
春夜	蘇軾	八
桃花源記	陶淵明	九
山中答人	李白	一〇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世弘	一一
熟語		一五
送田子家序	安井衡	一五
論語抄		一八

漢文新編卷四目次

下波蘇川記	齋藤正謙	二〇
早發白帝城	李白	二六
北條時宗論	賴襄	二七
蒙古來	賴襄	三〇
筑前城下作	廣瀬建	三一
岩倉村瘞髮碑	井上毅	三一
雙殉行	竹添光鴻	三四
楠氏論	賴襄	三六
新建新田公祠堂記	芳野世育	四〇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		
感而有作	賴襄	四四
耶馬溪圖卷記	賴襄	四六
論語抄		五二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	五三
飲湖上初晴後雨	蘇軾	五六
望湖樓醉書	蘇軾	五六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五七
伶官傳敘論	歐陽修	六一
諸葛亮拜遺命	諸葛亮	六三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六四
蜀相	杜甫	六八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六九
熟語		七一
無聲堂記	鹽谷時敏	七一
論語抄		七五
豐太閤論	青山延光	七六

蘭相如論

村上珍休

八〇

題蘭相如奉璧圖(練習)

安井衡

八二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八三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八五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岑參

八五

滕田東湖碑

青山延光

八六

述懷

滕田彪

九二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九三

豫科卒業生宴集引

鹽谷時敏

九六

論語抄

九八

外篇 史記鈔

戰國時代

○齊威王用賢

一〇一

燕昭王禮士(練習)

一〇三

蒯丘覽古

陳子昂

一〇四

燕臺歌

司馬光

一〇四

○樂毅下齊

一〇五

○田單復齊

一〇七

王蠋高義(練習)

一一一

蘭相如奉璧

一一二

秦趙會盟

一一八

澠池

胡曾

一二二

趙括兵法(練習)

一二二

長平

胡曾

一二三

毛遂自薦

一二四

○信陵君救趙

夷門歌

王

維

一二九
一三四

楚漢時代

鴻門之會上

一三五

鴻門之會下

一四〇

鴻門

胡

留

一四六

沛公爲漢王(練習)

一四六

○韓信歸漢

楚漢對峙

一四七

詠史

文

同

一五三

韓信定趙上

一五六

韓信定趙下

一六〇

韓信爲齊王(練習)

蒯通說韓信上

一六四

蒯通說韓信下

一六五

楚漢約和(練習)

一六八

過鴻溝

韓

愈

一七二

○垓下之戰

垓下

胡

曾

一七三

烏江

胡

曾

一七八

烏江廟

杜

牧

一七八

虞美人草

一七九

附錄 地圖

漢文新編卷四目次終

漢文新編卷四

內篇 名家文鈔

霞關臨幸記

重野安繹

明治九年四月十九日、車駕幸參議兼內務卿大久
保利通之第。第在霞關^{カスミガセキ}。地勢高爽、下瞰城市。凡官署
之布置、肆廊之交錯、燦列^{トシテ}眉睫。東南望海、風帆雲鳥、
出沒乎碧波浩蕩之中。其灣泊則歐艦米船、麇至輻
輳、旗章搖搖^{トシテ}閃日。是日也、天晴氣朗、矚目開豁、八州

霞關、在東京市
麹町區三年町一
第爲今白國大
使館云
藥居筠切群也

莽蒼、草野之色

安田老山、藤堂
凌雲、日下部鳴
鶴、金井金洞

俾、與使同

之野、莽蒼連天。秀峰峻嶺、攢翠疊嵐、爭呈秀於御座
之前。上顧而樂之。有栖川親王及臺閣諸大臣悉侍
焉。皆欣欣如也。宴酣、命畫工安田某、藤堂某、寫景、史
官日下部東作、金井之恭、作書。玉案之下、雲煙飛動。
既而樂作于中庭。鼓吹鉦鏜、池水為涌。庭前有古松
樹、幹屈而條垂、如老人跪伏、上壽狀。其下櫻花爛發、
豐艷可愛。乃折一枝、挿之御輿中。及日晡、六馬始回。
參議君惶恐俯伏、不知所措。賦和歌三首以見意。遂
名其松曰御幸松。又將建碑、櫻樹側、俾安澤撰文。伏
惟、中世以降、九重深遠。其幸臣子之第、搢紳則染殿。

染殿、藤原良房
御堂、藤原道長
室町、足利義滿
聚樂、豐臣秀吉



御堂二氏、武弁則室町、聚樂二氏而已矣。當其時、將
相專權、事出脅制、務飾外觀、誇張以銜世。安能得君
臣樂易、上下愉悅、毫無有間隔。如今日之舉邪。方今
內外又安、中興之業、駸駸乎
大日進乃破故格、棄舊例、屈萬
公乘之尊、而數臨懿親、勳舊之
家。是不獨結上下惟心、抑又
觀感之際、大有啓發聖心焉者也。是故觀官署之布
置、則思所以獎勵百官、肆鄭之交錯、則思所以殷阜
民庶、歐艦米舶、則思所以修善外交、海水之淼漫、無

暨、反也

豫、樂也

先生時爲史館
編修、故列館
職

蹇蹇、艱難之貌
易蹇卦云、王臣
蹇蹇、匪躬之
故

際、與山巒原野之莽蒼連天、則思政教之或有所不
暨、顧視其左右勳親、則思益安之材能、則思益來之
而凡諸臣之侍筵者、亦皆思所以奉聖旨而贊至治
然則此一幸也、國家經綸之大業存焉、遊豫云乎哉
而豈染殿御堂與室町聚樂之可以比邪、安繹忝列
館職、紀盛事以道古今、史臣之責也、故敢冒瀆如此
若夫參議君之竭力王事、蹇蹇匪躬、以致今日之寵
榮、其豐功偉績、勒在簡策、此不復及也。

(一) 輻輳 指紳 啓發 又安 冒瀆 簡策 經綸

(二) 不獨 結上下 惟心 不惟 舉之於口 而又筆於其書 (韓愈)

遊墨水記

鹽谷世弘

松本、信州松本
藩

飛鳥井大納言雅
章歌云、芳野
也、櫻一本爾、先
見世天、山口志
流久、句布春風

今茲春、考試甫訖、僚友相誘、遊墨西之超然樓、樓係
松本醫員下條氏別墅、余適病齒不赴、後數日、齒墮
痛除、乃拉童子以遊墨堤、意欲殿於前遊也、抵三廻
里、則花木兩三株、欣欣邀人、古歌所咏、芳山之口、一
樹先導者、想應與此同趣、行數百步、樹滋多、花滋穠
清流碧疇、左右映帶、其對岸、樓閣高低、隱見于綠蘋
翠楊之表、所謂超然樓、應在此際、凡墨堤十里、兩畔
皆櫻、淡紅濃白、隨步媚人、遠者如招、近者欲語、閒有
少曲折、自第一曲、東北行三四折、以至木母寺而窮

蒼仙、蒼青色也、
於五行屬東
方又春

叟、敬稱、憊叟、
松崎憊堂也

艾、音害、曲禮
云、五十曰艾
蟬、音軍、齒脫也

曲曲回顧、花慢蔽地、恍疑無路。排而進、則如白雲全
涌、杳不見際涯。低回之頃、肌骨皆香、使人欲化。蒼仙
既而夕陽在林梢、落霞飛颺、閃閃乎垂柳疎松之間。
長流滾滾、潮滿石鳴。西仰芙蓉、突兀萬仞、東瞻波山、
翠鬟如拭。又宇內之絕觀也。先師憊叟嘗語予、吾歷
覽京師及芳山之花。然風趣莫及墨水者焉。洵然須
臾、天陰風起、落英繽紛。遊人匆忙散去。而暮鐘之聲、
沈沈度花閒。余於是悄然有感焉。天有陰霽、花有開
落。而人亦不能無老少盛衰。自顧艾年加七、蟬然齒
復墜矣。今春所拔舉子數十人、大率青年妙齡、前途



萬里、皆邦家之英也。自今以
往、其人學益進、才益秀、以供
天下之用、則與此地之花、真
足競其美。儻或一舉自喜、頽
墮萎靡、如落花化泥、則吾輩
無狀、白首叩地、以謝。謬選未
足償過也。既遊之後數日、僚
友會超然樓者、各有記若詩
篇、見示。不堪伎癢、乃追記之、
以殿於卷尾云。慶應改元乙

丑、花朝後三日。

- (一) 滾滾突元，匆忙。艾年，醺然，無狀，謬選。
- (二) 隱見于綠蘋翠楊之表，出沒乎碧波浩蕩之中。
- (三) 恍疑無路，杳不見際涯。

江南春

杜牧

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臺煙雨中。

春夜

蘇軾

軾

春宵一刻直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陰。
歌管樓臺聲寂寂，
鞦韆院落夜沈沈。

南朝、建都江南，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為多，誇張之言也。

鞦韆、繩戲也。院落、內庭也。

桃花源記

陶淵明

太元、晉孝武帝年號。
武陵、今屬湖南常德府。

阡陌、畛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黃髮、老翁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

惋、音腕、驚歎也、歎、惋、外人屢遭世亂也、道、言也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於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山中答人

李

白

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世弘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及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畜妻子則衰焉。畜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災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者其志小者也。畜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災而挫者其氣不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畜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災患而不沮不挫若我安井仲平者未多觀也。仲平飲肥人眇然小丈

飲肥、在日向國南那珂郡伊東氏治城也

寢酒、容貌不揚也
甲申、文政七年

忼慨、同、慷慨

僉、皆也

戊戌、天保九年

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入昌平學。居三年、矻矻不
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議論出人、意表。予深
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忼慨、以
僻壤乏師友為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
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眾諧和、事
長有禮。聞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
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聞從其君、
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
常炯炯。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即驚人。戊戌歲、遂辭
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

桑梓、子然
孔席不暖

僂焉、勤勞貌、頭
斑白曰蒼



安井仲平

踰年、季女又病痘。天、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子然僑
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
皆人所不能堪。而
志氣不少撓。讀書
日必盈寸、作文年
可以囊計。齡垂五
十、僂焉刻厲、不知
頭之將蒼。此豈今
世之士哉。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能焉。
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

咸、皆也

瞽、目不明也

今茲、天保十三
年

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飲食。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家善審出入之計、不虞之變、待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算。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予賦性鈍、百事皆拙、而於算最瞽。以故治產無檢、終歲栖栖、精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埃益乎國。居恆觀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禰川、登日光山、還軼北總、遊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奥、縱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益爲

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也哉。

(一) 眇然意表、予然俛焉矻矻、栖栖成算、蕩盡恍慨

(二) イマダ涓埃七國ニ益スルアタハズ。(七字)

熟語

私淑 龜鑑 殷鑑 棟梁 幹旋 執掌 瑕疵

戒飭 噬臍 周章 狼狽 新陳代謝 繁文縟禮

送田子家序

安井衡

琵琶之湖、百萬頃、川瀆注之者、大小八百餘。涓流不擇、濁水不棄、以成涉漫漫之大。非唯以謙虛受物耶。故學貴卑遜、取於人、不欲自盈。盈則志喪而行損。

浩澣、廣大貌
困法、深廣貌
困、古淵字
廝、分也

戊戌、前出

戊戌、前出

矣。尾泄爲淀江、木津川會焉、鴨河注焉、桂水入焉。此過淀城、浩澣困法、勢排坤軸、益收而不殺。其大雖冠天下之水可也。而廝而引之、決而泄之、散爲六七洋、渙於數里之間。及入海、其廣不過五六十步。非唯以勢有所分耶。故才貴專注、不欲分用。分則氣弱而功小矣。予少豪於氣、頗負鄉曲之譽。自謂功非其時、肆力於吾所志、死後千歲之名、唾手可收也。遂排衆言、欲綜百藝而通之。歲戊戌、携家來是都。沂淀江、觀琵琶湖、察其分與受、始喻往日所爲之非。於是折節下氣、專心於經藝、欲以償初矣。然亦既晚矣。是以年及

著艾、六十曰
者、五十曰艾
大村、在肥前

戊午、安政五年

一章、古曆法以
十九年爲一
章

者艾、終乎一無所成。雖才有所限、抑亦不善學之過也。大村田子家年十七、來學於予。察其器宇、若有類予少時者焉。予恐其蹈覆轍也、切而勵之、誘而掖之、苛鞭刻撻、與之適道。子家不以爲非、居三年、學術大進。戊午二月、將歸省其母。予乃舉往者所悔而贈之。子家往臨琵琶湖、下淀江、或將有省於予言乎。若夫巨海渤濤、包括宇內、無物不有、無珍不藏、俊士之事也。予雖老乎、猶未能忘於此。子家年甫一章、歸居西海之濱、朝夕觀洶湧澎湃之狀、其必有感發其志者。他日學術之進、固非予所能量也。

覆轍鞭撻切磨誘掖無物不有無珍不藏

論語抄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雍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人師。(爲政)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說、悅同

也。(雍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衛靈公)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子張)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里仁)

下岐蘇川記

齋藤正謙

丁酉、天保八年
十三嶺・伏見、共
在美濃

舳、船尾曰舳
舫、船首曰舫

天保丁酉四月、余竣役、與兩藩士俱自江戸還、取路
東山、舍輿步行、旁探名勝。五月四日、下十三嶺、晚宿
伏見驛。連日崎嶇、經涉山間、頗疲。至奴輩把槍荷鎧
者、或瘡痛不能起。且聞水路之勝熟矣。因謀賃舟、下
岐蘇川至桑名。殆二十里、不一日而達。乃召舟人戒
之。翌日夙起、趨水濱求舟。舟人家在前岸樹林中。閉
戶未起。阻以譁聲喧阗、累呼不達。唇焦舌燥。久之乃
應。與其兒艤舟來迎。日已加辰。乃發。舟狹長、薄板爲
之。呼爲鸕飼。兒纔十三歲耳。父在舳、兒在艤、各持櫓



操縱甚習。灘急舟走、兩崖巒嶸、一時
皆搖。當前所見、倏忽在後。唯見岸行
山走、而不覺舟移。山皆石身、戴土、松
爲之髮、而紅杜鵑、點於其間。猩血
如滴。又處處有水簾懸焉。綏綏灑灑
墜於潭石上。石皆奇狀、羅列兩岸。或
特立若柱、或拆裂若門、或若渴驥、飲
澗、或若臥牛、橫道、五色陸離、相間、皴
率爲大小斧劈、間有作荷葉披麻者。
濯波浪以出、交替去來、不暇應接。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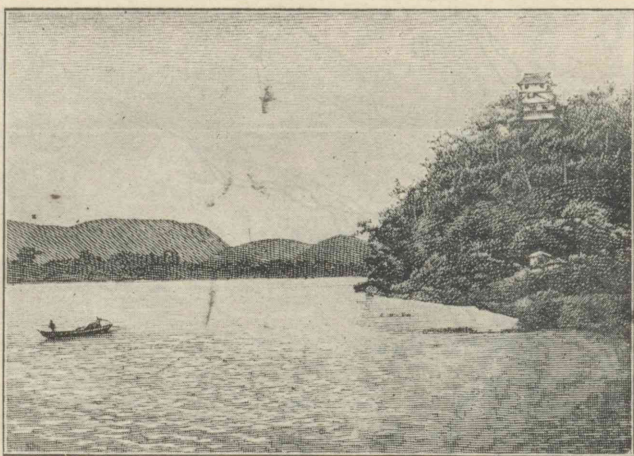
荆關、荆浩、關仝、並五代人、善畫山水、樹石、倪黃、倪瓚、黃公望、並元人、善畫山水、

犬山城、在尾張犬山町、
唐胡麥切、音劃、
唐然、皮骨相離聲也

譎說變幻中、帶清秀深穩之態、非荆關之筆、倪黃之手、不能狀也。雖僕隸輩不解山水之趣者、皆連呼奇不絕聲。忽遇一大巖、屹立水中。舟殆觸之。少誤則壘粉矣。眾懼而默。舟人笑、振柁避之、輒掠巖角過。如此者數處、未嘗差絲毫。但經巖際、波激舟舞、飛沫撲人、衣袂盡濕。回視僕從、各握兩把汗、殆無人色。舟人甚閒暇、從容吹煙而坐。視上流船、併力挽上者、難易懸絕。已而離峽、漸平遠。犬山城露於翠微上、粉壁鮮明。眾望見、歡然。此至城下、又有暗礁、齧舟、唐然欲裂。眾復相顧、瞿然。過此以往、漁舟相望、歌唱互答、眾心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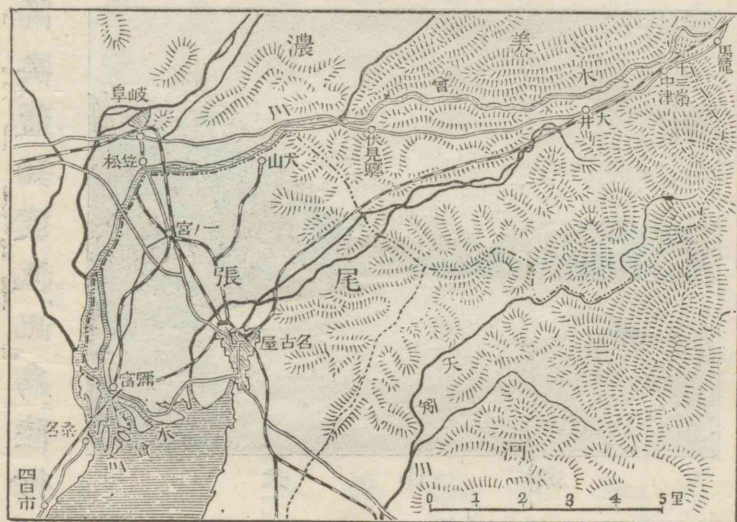
盛廣之、南北朝宋人、著荆州記、酈道元、北魏人、著水經注、

笠松、在美濃



犬山城

降矣。蓋始發、抵此、為陸行半日之程、不一餉時而至。其快可知矣。嘗讀盛廣之酈道元所記、誇稱江水迅急之狀。至唐李白述其意云、千里江陵一日還。平生竊疑以為文人虛談。今過此際、始知其不誣也。但舟行甚迅、不能徐翫峽中之勝、為可恨已。又三里、抵笠松、鳴鐘方報已。登憩岸上店、目猶眩。仰見屋椽、動搖



不定。瞑坐良久乃止。進鱖。脆美媚口。此行跋涉山谷，蔬食彌旬，獲之以解菜。飯已，復入舟。岸愈闊，水愈緩。險阻已遠，無復可觀。枕藉而臥。風方逆，舟人用力，搢搢甚勞。櫓聲喧聒，使人煩冤。午下，稍得風便，揚帆復走。衆乃睡熟。比醒，達於桑名。日尚高，謝遣舟人，登陸而

倥偬、音紅總、迫促也。

楚屈原、被讒貶謫、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後人哀之、每歲於是日、泛舟于江、吊祭之。

行至四日市宿焉。自伏見至此，殆為二日半路程。道上行，見家家插菖蒲，彩旗翩然，飄風衆在行旅。倥偬涉日，殆忘月日。至是乃知屬端午節。不圖今日舟行，為弔屈之舉，抑亦奇矣。且舟凌危險，布帆無恙，免為泊羅之鬼，不亦厚幸乎？蓋天下之至奇至美者，每在於艱難危險之地。不獨山水之勝也。求之者，比於入虎穴，探龍領，危而後有所獲矣。余於是乎有感焉。未可以語千金之子也。姑記之，以示苦學勵行之人。

- (一) 瘠痛 崎嶇 陸離 喧阗 倥偬 塵粉 瞿然 搢搢
- (二) 懸絕 枕藉 跋涉 倥偬 涉日 翩然 飄風

三峽、瞿塘峽、巫峽、西陵峽也。
 白帝城、在四川夔州府。
 江陵、今湖北荊州府。
 奔、奔馬也。



白帝城

三峽兩岸連山聳峙，略無闕處。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朝發白帝，順流而下，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

(水經注)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北條時宗論

賴 襄

國朝自置太宰府以還，非無外寇。然止於三韓小醜，未有如元寇之可患也。而防而卻之，使彼懲而不復窺者，北條時宗之力也。世俗之稱此役者曰：賴宗廟之靈，颶風大起，不血刃而克。是不足言也。稍有聞識者，乃咎時宗武人無謀慮，殺元使者，所以來此寇。襄曰：殺使者來，不殺亦來。殺之速其來耳。何則？忽必烈志在吞滅我邦，以其所以滅趙宋者來擬於我先遣使來書，因我不受，乃用兵剪屠慘酷，以示其威，期我懼而服也。又遣使，猶以和議為言，使我聽之，則我為

趙宋，謂宋室也，宋主姓趙。

趙宋矣。稱藩納幣。一不如其意。將又加兵焉。彼既得
我要領。乘我罷敝。大舉而來。其勢便於攻宋。宋阻一
江。我環大海。宜若易守也。其實有難焉者。彼攻宋自



北條時宗

一面來攻我。我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絕吾兵之策應。其禍豈可勝言哉。而當時廷議必如宋之君臣。苟免近禍。而不恤其後。兵民之心。亦如宋之將士。不敢決於防禦。如時宗。則雖未知宋

慨世之言、蓋痛論時事、非徒作一也

事。而能慮及此也。以為不若早絕之。以速其來之易防也。是以斬其使。以示不惧。以報彼前日之寇辱。而決我後日之守心。誰謂之無謀慮乎。吾以為宗廟之靈。誘時宗之衷。以決此計。不在颶風也。是故時宗之所以處元。防元。不唯濟當時。皆可為後法。曰。所以處元則然。所以防元如何。襄曰。節用蓄力。不內自擾。敝以逸待勞。因其方面之兵食。而遣一將。令之而已。曰。彼幸自一面來耳。自四面來。則何以防之。襄曰。四面皆有兵食。在我所令之。襄備論之。使後世萬有一逢如忽必烈者。必以趙宋為戒。而以時宗為法。

蒙古來

賴

裏

筑海颶氣連天黑。
蒙古來。來自北。

蔽海而來者何賊。
東西次第期吞食。

嚇得趙家老寡婦。

持此來擬男兒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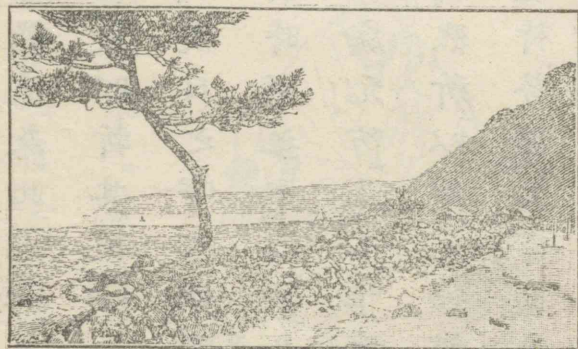
相模太郎膽如甕。

防海將士人各力。

蒙古來。吾不怖。

吾師開東今如山。

直前斫賊不許顧。



元寇防壘遺址

老寡婦謂宋皇
太后楊氏也
男兒國謂日本也

如甕謂大也

如山謂不動
如山也

倒吾橋。登虜艦。擒虜將。吾軍喊。

可恨東風一驅附大濤。不使羶血盡膏日本刀。

筑前城下作

廣瀨建

伏敵門頭浪拍天。當時築石自依然。

元兵沒海蹤猶在。

神后征韓事久傳。

城郭影浮春浦月。

絃歌聲隱暮洲煙。



醍醐天皇宸筆

昇平有象君看取。處處垂楊繫賈船。

岩倉村瘞髮碑

井上毅

伏敵門、筑前宮
崎八幡宮機門也

蒙古來 筑前城下作 岩倉村瘞髮碑

瘞髮、瘞、壹計切、理藏也

蕭然、寂寥貌

廣澤、名貞臣、稱兵助、長門人

丁卯、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下王政復古之詔、改從來官制、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

岩倉村者、故右大臣岩倉公微時所棲息之處也。公被譴、幽居于此者數年。時事方急、公志未嘗一日不在于朝廷。茅堵蕭然、足不出門。而達觀天下之大勢、徐察世變、密糾合忠義之士。當此時、今太政大臣三條公亦在于太宰府。遣使求朝紳中同心之人。二公之交始合。而故參議大久保廣澤諸公、亦與公相往來、籌商尤熟。公既知諸藩之情勢、進疏畫中興之謀。密旨由中付公。大計既定于禁掖之間。而人莫知之者。及丁卯十二月九日之事起、公懷文書一囊、冒曉入于禁內。大號宣布、廢攝關將軍以下之職。新命

稽失、稽留也、留滯失宜也

怙、音古、恃也、浩然、正大貌



岩倉具視

文武諸官。今出如流。一時機務倥傯。大久保公以下多奔走于閭外。公居中當局、事無稽失。蓋皆岩倉村聞居之時所豫計畫也。大駕東駐、公躬荷台寄之重。暇時談及前日事、未嘗不以岩倉村為言。如其山川風物、宛然往來于眼目者焉。每以事往西京、乃至岩倉村、集父老、飲宴敘舊。父老往往有流涕者。公晚年與子弟論世故、以權勢之易怙、而名節之難全為戒。浩然欲以躬為人臣進退

惟新...
此碑...
後...
...
...

屯困、屯、猶春切難也

之標準。及病革。上表乞解官。有誓心執節。不以進退貳。臣子之義之語。天子愍其至誠。姑允所請。公感泣謝恩。如病頓已者。而遂以其明日逝矣。朝廷特命史臣撰敘公之勳德。將勒石其墓。男具綱等與岩倉村父老謀。更瘞遺髮于前日幽棲之地。建碑為記。表公之眷戀此土。終始不忘之意。又以識元功偉勳。實始于屯困之時也。嗚呼。後之慕公者。可以觀于此碑焉。

糾合 籌商 禁掖 眷戀 屯困

公志未嘗一日不在于朝廷。未嘗不以岩倉村為言。

雙殉行

竹添光鴻

馳道、天子所行之道也

雙殉行

うつゝを
神さうす
大君れ
みちもあたし
我はゆ
出てまゐて
あつゝまふの
なゝとさく
りあの湯きに
遠ふそわい

戰雲壓城。城欲壞。
腹背受敵。我軍敗。
聯隊旗兮。臣所掌。
為賊所奪。臣罪大。
旅順巨礮。千雷轟。
骨碎肉飛。血雨腥。
二萬子弟。為吾死。
吾何面目。見父兄。
青山馳道。連朱闕。
萬國衣冠。儼成列。

娥眉 謂婦人也

恫 音同痛也

攝 攝津國
攝 攝磨國

靈輿肅肅牛步遲。

金輪徐輾聲如咽。

弔砲一響臣事終。

刺腹絕喉何從容。

旁有娥眉端坐伏。

白刃三刺纖手紅。

遺書固封墨痕濕。

責躬誠世情尤急。

言言都自熱腸迸。

鬼哭神恫天亦泣。

嗚呼以身殉君臣節堅。

舍生從夫婦道全。

忠魂貞靈長不散。

千秋萬古侍桃山。

楠氏論

賴

襄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攝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
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為驛址蓋經足利

巖 音玉高也

值 亦遇也

復辟 復位也

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從輒改耳余於是低
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巖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
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以上第一觀公詣行在對
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
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遇以身許國哉故
能以赤手障江河同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
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
虛以殪其渠魁帝之復辟驕爵任職宜以公為首而
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
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為重公特

殄、徒典切、盡也

三朝、後醍醐天皇、後村上天皇、後龜山天皇

充^{テラレ}福^{ハラル}禪、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公之策耶。嚮使帝以其所任



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コソ}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

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



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

正閏、南朝為正統、北朝為閏位、鴻號、謂寶祚也

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以上第二段、分及子孫勤王事、蹟、結一句總收。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又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此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

失果何如哉。以上第三大段、論楠氏忠節、分爲二小段、前抑後揚、議論正大、筆力千鈞、使楠公重於九鼎、大呂。

翊贊復辟、渠魁世故變移、漸盡灰滅、南風不競

新建新田公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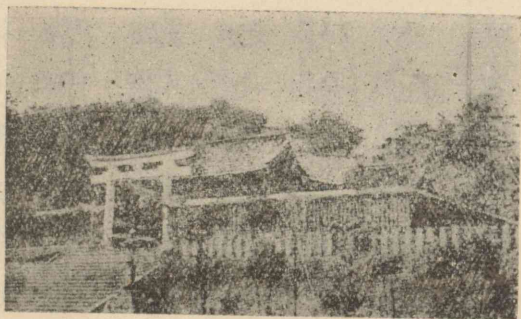
芳野世育

天地如此大矣。古今如此久矣。而其精忠鴻義之萃于一門、事業赫赫、不可磨滅者、其唯新田氏楠氏二公之事歟。曩昔方天步艱難、鑒與遠狩、二公獨先天下、振浩氣、唱大義。於是乎、四方響應、建武中興之業、以成、譬之雷電一發、諸蠻振而衆萌、茁以成春。其功烈、岳崇海豁、於戲盛矣乎。既而廟議不善、一賊殪而一賊起、及其不可爲也、二公相繼戰歿。父死而子續、

苗、竹、車切、草初生貌

漢司馬遷答任安書云、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宋蘇軾與李公擇書云、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金山、在上野國新田郡。

管、千羊切、細竹也



新田神社

兄殪而弟興、舉族殲於王事。是天地古今之所無、自非泰山義而鴻毛身者、其何以能然。古人曰、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蓋二公之謂也。往年水戶義公修楠公之墓、以表其忠誠。而如新田公之墳、則蕪沒于荒烟寒草中、農樵時過而吁嗟焉耳。上毛金山、公玄孫明純之所築焉、以據也。予嘗經過中山道、欲觀其遺蹟。土人曰、荒蕪久矣。老松陰森、深箐亂抽、豺狐窟而虺蛇宅、不可行已。乃願望

劇、音產、削也

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于、唱、二音相近、言前後之聲、兩相應和也

徘徊而去。今也皇運復矣。庶政丕新。墜典舉、廢禮興、凡、有功于王室者、或旌表、錄其後、或追褒列之祀典、枯骨放光、神德加崇。洵足以振天下之義氣、激天下之士風矣。公之喬孫俊純君、欲作祠堂、與毛人謀、卜地、金山上、請得允。朝廷爲、劃賜地若干畝、追褒列祀典。毛人乃欣舞、剷穢草、誅惡木、夷險豁隘、亟鳩良材、募名工、于唱之聲、斧斤之風、山響谷應、豐宇雄壯、廟貌儼然、不日而成。因卜日修祀事。是日也、天朗氣清、祥飈飄錦幡、瑞雲護神劍。遠近來拜、至感激泣下。清水紀疇、亦繫於公十九世曾孫。與其兄純忠謀、欲鐫

貞珉、貞堅也、珉、音美、石之美者

格、至也

詩小雅、高山仰止、仰、瞻望也、止、語辭

北陸、義貞戰死於越前、土人就祠焉、藤島神社是也

群黎、庶民也

貞珉以傳其盛事。來請予文。嗟乎、予祖亦爲義林之鬼。盡樂而記之。夫形魄歸地、魂氣則存。窈冥雖無聲臭、苟至誠招之、無時無所、洋洋乎莫不降格矣。況金山、公之所朝夕仰止、且臣子之喬羅數旁近、則公之神、不歸北陸、而歸茲土也、必矣。抑神之無所歸、五百年于斯。今而得所歸、而廟食可謂善敬神、善慰神矣。夫聖上之恩、如斯其重、毛人之追思、如斯其厚。則其威靈護皇基、懿德保群黎、吾復奚疑。因記所期、以告將來。

天步艱難、鑾輿遠狩、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正觀公、菊池武
光諡號

己亥、正平十四
年也、是歲少貳
賴尚以兵六萬
來攻、武光發八
千人、奉征西將
軍懷良親王、夾
筑後河、而陣、戰
大破之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
感而有作

賴

裏

文政之元十一月。吾下筑水、飢丹筏。
水流如箭、萬雷吼。過之、使人豎毛髮。
居民何記、正平際。行客長思、己亥歲。
當時國賊、擅鳴張。七道望風、助豺狼。
勤王諸將、前後歿。西陸僅存、臣武光。
遺詔哀痛、猶在耳。擁護龍種、同生死。
大舉來犯、彼何人。誓剪滅之、報天子。
河亂軍聲、代銜枚。刀戟相摩、八千師。

四世、武時。武
光、武政。武朝
征西將軍、懷良
親王。
棟、謂兄弟。
也。
明成祖封足利
義滿為日本國
王、及薨、諡恭
獻。

馬傷。胄破氣益奮。斬敵取胄、奪馬騎。
被箭如蝟、目皆裂。六萬賊軍、終挫折。
歸來河水、笑洗刀。血迸奔湍、噴紅雪。
四世全節、誰儔侶。九國遠巡、征西府。
棟、未肯向北風。殉國、劍傳自乃父。
嘗卻明使、壯本朝。豈與恭獻、同日語。
丈夫要貴、知順逆。少貳大友、何狗鼠。
河流滔滔、去不還。遙望肥嶺、嚮南雲。
千載姦黨、骨亦朽。獨有苦節、傳芳芬。
聊弔鬼雄、歌長句。猶覺河聲、激餘怒。

耶馬溪圖卷記

賴

襄

耶馬溪、在豐前

戊寅、文政元年

彦山、在統前

疎、與聳同
等、與筍同

余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太奇峭。恐非天壤間所有。畫人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觀豐耶馬溪、乃知造物奇怪、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歲戊寅、遊鎮西過海、南望彦山於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二肥薩、偶還寓豐後隈邑。臘月五日、入豐前、過一水北來。蓋發源彦山者。沿焉而東、數十里。昏黑、覺左右峯巒皆非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爲道、又穿牖取明。余買炬以入。遇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翌大霧待霽、乃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峯夾水攢疎、如春笋矗出。

董源、僧巨然、並北宋人
倪瓚、黃公望、並元人
王蒙、字叔明、元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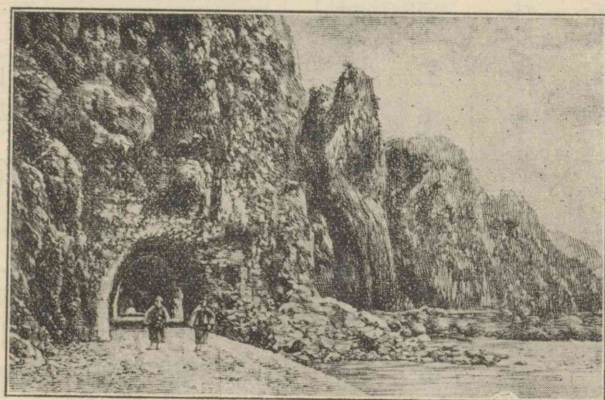
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兩石相闢、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自石罅橫生、縱生、倒生、而上指叢生、蔽石、如與石爭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而石陰皆苔、紫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大抵峯勢石皴、如董巨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槎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也。古人筆墨不吾欺也。至柿阪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峯、不知其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燂之。竈突蕭然。會一獵師新獲豪猪、割而煮。

大白、大杯也

舍公、名大舍、
號雲華

塍、稻田畦也

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行。溪又數曲。隨峯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停膏凝碧。峯影爲之。或碎或全。似水妬山而亂其影也。至屈智林。溪稍開。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開者益開。數十里。詣古城。正行寺。寺主舍公。余故人。竢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舍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居二日。與舍公南行。行田塍。閒至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舍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又徑田塍。至羅漢寺。寺据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旅。挑燈而談。余曰。山不得水。不生动。石不得樹。不蒼潤。所以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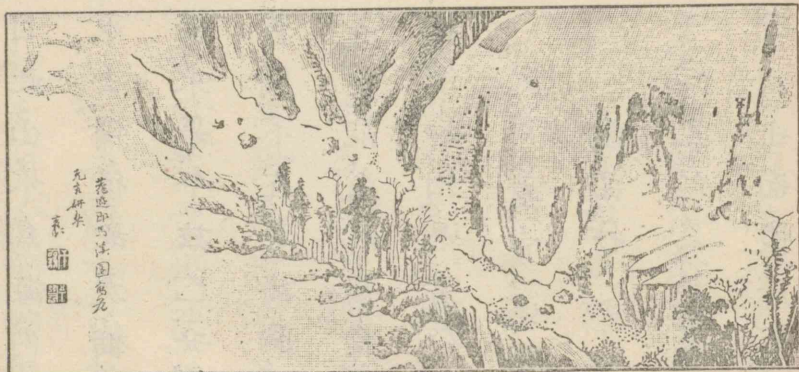


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工耳。然皆馬溪之文喬矣。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塍礙目。而其路坦夷。真耶可遊也。然爲二豐通道。過者慣看。況公等生長此土。宜不覺其奇也。余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諦觀之。舍公奮袂與偕。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口。峯容樹色。忽覺迥別。自淺入深。自平入奇。沂前數曲者。一曲奇於一曲。比諸

幹事也

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孤店。店主識余面。驚曰。是前喫猪客也。有何幹再來此耶。余曰。欲看山耳。曰。山有何好看。吾不禁子看也。遂席溪畔。與舍公傾瓢一醉。宿山寺。明雨。借輜西還。山峯得雨。皆變幻作態。或前以爲一山者。分成數峯。如群仙駢肩。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於雲中。又如廿五菩薩奏樂而至也。還至屈智林。舍公慮吾酒盡。預戒家僮。馱樽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寺。又三日辭去。踰海東歸。自海雲中。顧望鎮西山岳。其屬豐前者。皆有別態。彥山其尤大者。耶馬山脉水理。蓋皆自彥山發。故獨絕耳。余

己卯 文政二年



山陽筆蹟馬溪之圖

足跡幾半海內。弱冠東遊。得妙義山。以爲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知幾十峯。謂之海內第一。或不誣也。己卯之臘。肱索得雨。時寫山粉本數紙。戲以意接屬之。爲橫長一卷。又記其由。併錄所得詩九首。余詩文笨拙。不足狀其髣髴。況畫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者。踰其境而補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

己丑、文政十二年

目此山水、爲海內第一者、乃自賴子成始。圖爲舍公取去。備後故友橋本元吉、亦好山水、請爲寫一本。諾而未果。今茲己丑、護母至尾路、留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臆、冥搜默運、覺山精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己十二年矣。憶當時歸帆外、豐山依依、如相送者、今猶在目中。也。

大白 瘦古 逆旅 蕭然 故人 粉本 冥搜 默運

論語抄

里、居也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憲問)

周 普遍也
比、偏黨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爲政)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公冶長)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衛靈公)

夜遊孤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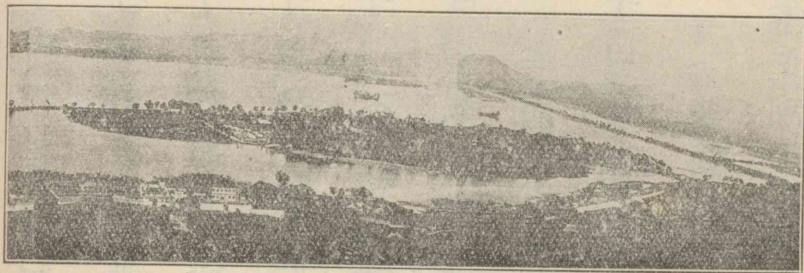
邵 長 蘅

孤山在杭州西湖上
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清江蘇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

武進人、康熙四
十三年卒、年六
十八、所著有
青門勝稿、
別業、別墅也

奚童、奚音兮、
隸役也
林處士、名通、
宋錢塘人、居西
湖二十年、足
未嘗履城市、
天聖六年卒、年
六十二、賜諡和
靖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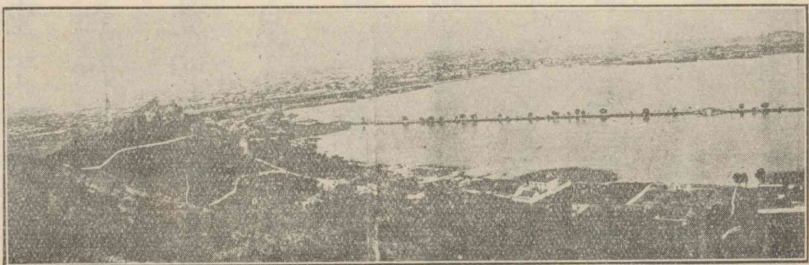


湖

戒庵別業也。樓面孤山。暑甚、未能
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峯
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
最高峯、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
潏潏、余遊興躍然。偕學士呼小艇、
西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
林處士墓下。已舍艇取徑、沮洳
閒、至望湖亭、凭檻四眺、則湖圓如
鏡、兩高南屏諸峯、迴合如大環。蓋
亭適踞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亭

陸贄、字敬輿、唐
德宗時、累遷中
書侍郎、同平章
事、卒諡宣
著有三奏議翰苑
文集

賈似道、宋天台
人、仕度宗、專
國政、開宋室衰
亡之端
水竹院、賈似道
別墅



景

全

廢、今為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
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
薄、並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冷
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
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
水竹院、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
帶蘇隄。當即此地。嗟乎、嵐影湖光、
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燄之赫奕、妖
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既
已蕩為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

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尚存何耶相與慨歎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游之明日。

飲湖上初晴後雨

蘇軾

軾

激澗水動也

水光激澗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西子即西施越美女也

若把西湖比西子波粧濃抹總相宜。

望湖樓醉書

蘇軾

軾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修

壽張縣名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

鄭州今河南開封府鄭州

管城縣名

乾化後梁太祖年號

莊宗後唐主李存勗也

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也

梁二君一姓朱唐四君三

姓李胡人王晉二君一姓

石漢二君一姓劉周三君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

二姓郭柴

康定、宋仁宗年
號
滑、今河南衛輝
府滑縣
德勝、嶺名
敬翔、梁宰相
末帝、後梁王、諱
友貞、太祖第三
子、及太祖遇
弒、乃起兵平
亂、遂即帝位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
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
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
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
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
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
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
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

保鑾 禁衛軍也

中都、今山東兗
州府汶上縣

魏州名、今直隸
大名府元城縣

元昊、姓趙、自稱
帝、國號曰夏、
據今陝西甘肅
兩省北部、慶曆
之初屢入寇

兵盡屬段疑、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
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
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
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
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
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
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
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
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

隱隱、微見貌

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

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槍之勇、同時豈無。此豈近於人情哉。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其功績豈不偉大而昭明乎。

伶官傳敘論

歐陽修

伶官、掌舞樂之官也。後唐莊宗、好音樂、寵伶官、因以亡國。晉王、莊宗父李克用也。梁太祖、姓朱、名溫。燕王、劉守光也。契丹、東胡種也。後號遼、當時門保機爲之主。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第一小段、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第二小段、是事實。以上第一大段、揭大意、盛衰二字全篇眼目。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

少牢、祭祀燕享、
謂羊曰少牢。

大牢、牛也。

一夫、謂軍吏張
破敗。

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
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第一小段、敘晉王遺言。莊宗受而
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
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
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大廟。還矢先王。而告以
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第二小段、敘莊宗實行遺言。以上第二段、敘盛是容。
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
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
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第三大段、敘衰是主。是抑揚頓挫之文法。豈
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

書經大禹謨云、
滿招損、謙受、
益。

蜀漢先主劉備、
益曰昭烈、
曹丕曹操子、篡
漢即位、魏文
帝是也。

歟。第一小段、疑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
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第二小段、後決以上第四大段、論盛衰之理。本人事、以結起首之意。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
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第一小段、說一盛一衰之跡。
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
人也哉。作伶官傳。第二小段、論莊宗之失、以為戒。以上第五大段、再揭盛衰之事、遂入本題、述所以作伶官傳。

乃父 倉皇 逸豫 忽微

諸葛亮拜遺命（錄習）

漢主昭烈病篤。命丞相諸葛亮輔太子。且謂之曰、君才十

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敕太子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佐蜀先主。取荊州。定益州。遂與魏吳成鼎足之勢。先主即位。亮為丞相。先帝。蜀劉先主也。三分。魏。吳。蜀也。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臧否。善惡也

郭攸之。費禕。二人為侍中。董允為黃門侍郎。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



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

建興元年、向寵
爲中都督、典
宿衛兵

桓靈、後漢桓
帝、靈帝、共用
宦官、敗政
侍中尚書、謂陳
震、長史謂張
裔、參軍、謂蔣
琬

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
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
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
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
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

二十一年、自漢
獻帝建安十三
年、至蜀後主建
興五年

瀘、水名、若水下
流曰瀘江、入
金沙江

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
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
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
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
攸之、裨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
攸之、裨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

蜀相、謂諸葛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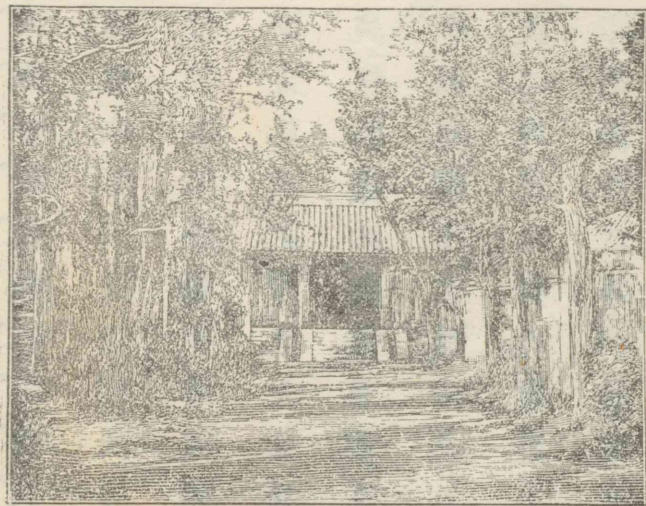
錦官城、四川成都也

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蜀相

杜

甫



孔明廟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左忠毅公逸事

方

苞

左光斗、明桐城人、及宦官魏忠賢專權、為其所害、斃於獄、諡忠毅、紹、紹表也

史可法、明末忠臣、毅宗崩後、奉福王、謀回復、順治二年、清兵陷揚州、可法死之、廠、獄、宦官獄也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鏡、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

崇禎、明毅宗年
號
蕪黃二州、屬
湖北黃州府、潛
山、桐城二縣、
屬安徽安慶府

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皆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茲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蕪黃。潛桐開。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

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熟語

慰藉

膾炙

杜撰

抵觸

輒輒

軒輊

逕庭

荒唐無稽

牽強附會

得隴望蜀

肝膽相照

無聲堂記

鹽谷時敏

撫軍監國、古者太子從軍曰撫軍、居守曰監國、主器承鬯、器宗廟之器、鬯祭祀所用酒也、主器供鬯、太子之職也

明治三十有二年五月六日、皇太子臨第一高等學校、觀生徒劍術。東宮大夫中山孝麻呂亮足立正聲、武官長黑田久孝從。既畢、大夫傳教旨、賜金幣若干、獎勵之。謹按國史、自皇祖提三尺定豐葦原中國、神后之征服三韓、北條時宗之殲元兵、豐臣秀吉之挫明師、威武赫赫、照映前後。及至今上中興、承列聖尚武之餘烈、擴疆土於海外、國威發揚、度越乎千古。而殿下春秋鼎盛、乃能留心武事、其所以撫軍監國主器承鬯之志、殆非微臣蠡測之所能及焉。校內舊設演武堂、聘師講習。生徒率皆少壯、氣力旺盛、放課之

孫子九地篇、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餘群集于此。革甲、竹刀、夏夏相擊、陽開陰闔、批虛導竅、如處女、如脫兔、如熊虎之搏、如犀兕之觸、如蛟龍戰於淵、而獅子走於野。輸贏判於呼吸、勝敗決於轉瞬。倏忽變化、不可端倪。方其隆冬祁寒、積雪滿庭、朔風劈膚、五鼓即起、上場奮鬪、酣戰流汗、淋漓不復知。洎寒之迫體、鍛鍊磨厲、日月長進、其微殿下之寵獎、洵非偶然也。抑劍術為技、創始於足利氏季世、至江戶幕府益盛、并弓馬槍法、為士大夫必修之藝。迨明治後、兵制一變、士解常職、銃砲盛行、而弓槍殆廢。然而劍術至今獨盛。蓋鍊膽養氣之道、莫善乎此。夫人

顯理親王、獨逸
皇弟也

孫子虛實篇、微
乎微乎、至、於無
形、神乎神乎、
至、於無聲、

膽氣壯勇、肢體堅強、其臨戰陣也、必能耐困苦、忍艱
難、見危投身、為長上甘死。寡可以制衆、小可以敵大。
近日討清之役、足以證之矣。臣聞之、客歲獨逸顯理
親王之來游、觀劍術、嘆息謂傍人曰、吾嘗疑貴邦能
得勝於清國、由何道。今始釋然矣。嗚呼、親王之所以
贊嘆、乃殿下之所以獎勵、其揆一也。臣無似承乏教
授、兼監擊劍部事。聞與生徒較技、常舉聖訓中、義勇
奉公等語、戒勅之。今又竊推行殿下之意、以為無聲
堂記。無聲者、取之孫子語。子爵渡邊昇書、揭諸相聞
云。

蠡測 推行 敷行 邪寒 五鼓 五更 無似 不肖

論語抄

造次、急遽苟且
之時、
顛沛、傾覆流離
之際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
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子張)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子罕）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豐臣太閤論

青山延光

天下不能無強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大有爲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蹕厲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爲強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蕩、萬物殆爲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也。我神國嘗強矣。殊域震懾、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

後、在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仁德朝、則一伐新羅。在

雄略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

在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

麗。在推古朝、則一伐新羅。在齊

明朝、則一伐肅慎。當是時、視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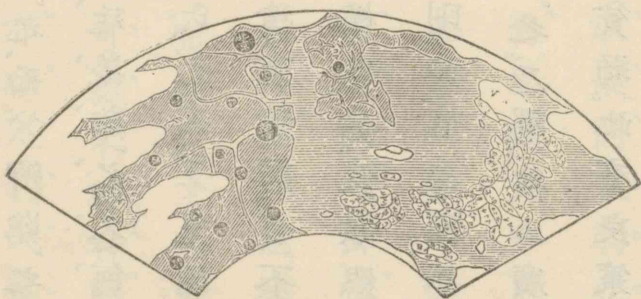
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

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下不以

爲勞。其強盛、蓋如是。中古以降、

王室稍衰、一變而天下之政、出

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內、猶有



豐太閤所持扇面

肅慎、古國名、
在滿洲

源右將、賴朝也

不畏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怪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而王室困於北條。北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爲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爲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修使於明。得其爵號以夸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

錢貨。謂永樂通寶也。

王號、明主封足利義滿爲日本國王。

藩國。足利氏視明主猶君上。而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王室。豐太閤興。而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顧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皇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神國之威也。而明主欲以一王號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太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之恥也。皇威於是乎赫然震於絕域矣。異

愛親覺羅、謂清朝也。

日愛親覺羅氏之并吞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懼斂手、不敢噬嚙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功於神國乎。

一新絕域 跋扈 瓦解 垂涎

藺相如論

村上珍休

脅息、脅歛也、謂恐懼之甚、收氣息也。

立非常之大節者、必義理曲直瞭然于胸中、而後能排大難、成大功、非局促利害者所能及矣。藺相如以一介使臣、不屈強秦之威、完趙璧而歸、可謂能立非常之大節者。而世徒以勇稱之、謬矣。夫秦乘戰勝之勢、逞虎狼之威、六國之君、皆駭汗脅息。今日割地求

三晉、謂趙魏韓也。

盟、明日納質乞和、尚恐不得秦之歡心。相如奉璧、從容入秦、奮勇叱咤、不少顧慮。是豈不明于義理、曲直而能如此哉。蓋秦之意不在璧、而在窺趙之強弱。趙強矣、失璧何損。趙弱矣、得璧何益。且夫強弱勢也、曲直理也。理之所存、則勢屈之。勢之所在、則理勝之。秦以城求璧、而吾拒之、則曲在吾。吾予璧、而彼不予城、則曲在彼。彼所恃者勢也、吾所恃者理也。吾何畏彼乎。相如胸中有此成見、故能入虎狼之秦、若行無人之地。使秦王知趙之不可輕、理之不可奪。相如此舉、作三晉頽墮萎靡之氣、乃能數敗秦兵、而秦遂不復

藐視、蔑視也

藐視趙矣。然則一璧之得失，不唯爲趙之盛衰，其所
關六國之存亡者大矣。豈徒勇云乎哉。

題蘭相如奉璧圖（練習）

安井衡

維鷄、縛鷄意也

眇然小丈夫耳。力不足以維鷄，貌不足以加人。而浩氣所
發，滿堂惴伏，以秦政之暴，不能少折其節，終完璧以還。甚
矣。氣之能伸萬物之上也。然氣生於志，志奮於義。義苟失
矣，匹夫猶且侮之。安能逞於虎狼之秦哉。相如唯知此義
也。故他日屈於廉頗，如四體無骨，亦能使頗肉袒謝罪，而
趙國賴以安。世之悻悻者，獨快其折秦，而不知其所以能
折之，則別有在焉。抑末矣。

悻悻、恚恨之貌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

洵

屬對聲律，謂
習四六駢體
文也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
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
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
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
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
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
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
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
昌言說，乃頗自喜。

以上第一大段，論下與昌言
通好之次第，分爲三小段。

今十餘年，又

兩制、翰林爲內制、中書爲外制。

奉春君、前漢劉敬

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以上第二段。敘昌言出使。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

冒頓、匈奴單于、匈奴稱其君長曰單于、漢高祖征匈奴、至平城、爲冒頓單于所圍。

渭城、咸陽也、在長安西、唐人送別處。

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以上第三大段。是贈言。分爲二小段。第一小段。敘外虜弱而示強。第二小段。敘強而示弱。末引孟子言發己意。所以戒昌言也。

(一) 勞問 晚學 強悍 折衝 怛然 誇耀 震懼

(二) 何其不思之甚也 何其衰也

送元二使安西

王

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岑

參

胡笳、胡人卷、
蘆葉吹之、其
聲淒絕
樓蘭、西域國名
蕭關、關名、在
甘肅省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
吹之一曲猶未了。
涼秋八月蕭關道。
崑崙山南月欲斜。
胡笳怨兮將送君。
邊城夜夜多愁夢。
紫髯綠眼胡人吹。
愁殺樓蘭征戍兒。
北風吹斷天山草。
胡人向月吹胡笳。
泰山遙望隴山雲。
向月胡笳誰喜聞。

藤田東湖碑

青山延光

兩公、景山公及
南山公
景山公、水戶藩
主德川齊昭

安政二年十月二日、我水戶側用人兼學校奉行藤
田君歿於江戸藩邸。兩公悼惜、命歸葬鄉里。明年景
山公親題其碑、曰表誠、命臣延光為碑文。延光謹按、

文公、德川治保
絳侯周勃、灌嬰、
隨何、陸賈、皆漢
初人、晉書劉元
海載記、嘗謂同
門生曰、吾每
觀書傳、常鄙
隨陸無武、絳灌
無文
總裁、青山延子、
延光之父也
館中五事、曰、
心術不正者、
不宜預館職、
曰、正人實學、
不宜廢棄、曰、
攝職之選、不宜
在在、曰、史
業督責、不宜
迫愛、曰、虛文紛
飾、不宜助長

藤田氏之先、蓋出自參議小野篁。考諱一正、始仕我
文公、終於彰考館總裁。妣丹氏。君諱彪、字斌卿、稱虎
之助、後更誠之進、號東湖。君幼而奇穎、稍長嗜武藝、
不甚喜讀書。年踰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
無武、古人所笑。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尋喪父、
襲二百石、補進物番、為彰考館編修、攝總裁事。君致
書總裁、論館中五事。議論剴切、文辭雄健。人始知其
專力家學。哀公病篤、繼嗣未定。當路頗有異論。物議
沸騰、一國寒心。君憤激將赴江戸。筮之不吉。投策曰、
臣子赴難、何問吉凶。遂與諸同志、馳至江戸、謁文藩

德川齊修、水戶藩主、文政十二年十月薨、私諡曰哀公、弟齊昭繼

盤、盤根、錯、錯節、喻難事

守山侯論繼嗣事言其切至。侯許諾數日。公薨。有遺命傳國景山公。君聞之。即時上途還水戶。景山公既襲封。知君有異才。擢為郡奉行。三遷至側用人。班馬廻番頭。公方網羅一國人才。布列內外。皆號為稱職。而至於通古今達事體。則君蓋為之冠。故公眷遇尤渥。入則參預機密。出則應對四方。議論風生。事無留滯。公每出新令。君一秉筆。頃刻而成。辭理明暢。他人精思不能及。當時謀議之臣。不為乏人。而至於氣魄之大。智慮之明。遇盤錯而不挫。處紛擾而不亂。則不得不推君為全才。凡公之施為。光明正大。一新天下。



藤田東湖

之耳目者。君尤有力焉。君容貌魁岸。眼光射人。人一見服其聰明。而愛才容眾。人有寸長。推獎不措。雖在劇職。常延異能之士。酣暢快談。盡其欣歡。時或詩賦唱酬。詞采煥發。其餘事亦能使人屈服。當此時。海內之士。論人才者。必屈指於君。而聲名震天下矣。弘化元年。幕府俄命公傳國。世子南山公。君亦獲罪。屏居小梅別墅。是後再攻家學。綜覽羣書。

南山公、德川慶篤

抵牾、猶言違
戾也
詩起承曰、白髮
蒼顏萬死餘、平
生豪氣未全除

數歲聽還鄉里。尋亦得與親故往來。遠近來乞教者。日填門。嘉永六年。公受命幕府。議防海之政。乃召君至江戶。復原職。天下想望風裁。而君夙憤夷狄之猖獗。計畫甚熟。然所持論。或與時抵牾。君慨然賦詩。有寶刀難染洋夷血。卻憶常陽舊草廬之句。讀者扼腕。而其報國之誠。則確然不撓。南山公親書誠之進。三字賜之。以爲通稱云。公又以君才兼文武。命總督學政。無幾。江戶地大震。君以是日歿。享年五十。葬於水戶城西常盤原先人墓側。所著有回天詩史。常陸帶。館記述義。君娶山口氏。子四人。長小野太郎天。次健

嗣家。次任。次信。女五人。長適原田成德。餘尚幼。初君先人講究實學。涵畜淵邃。未及施而歿。君天資豪爽。夙有大志。一旦遭遇。以明大義。正人心。爲己任。以敬神奮武。爲政教根本。蓋無不本於家學者。故施之事業。猶取之筐筥。而慷慨激烈。每遇大事。以死自誓。無所畏避。亦皆遵遺訓也。嘉永中。夷船屢來。邊境繹騷。天子深憂之。而嘉景山公留意邊備。由此君名亦嘗得上聞。訃至京師。天子震悼。有失人之歎云。聞者感動。益爲天下惜焉。銘曰。
名家之後。實生魁雄。謂天果無意耶。何以能遭吾公。

謂天果有意耶。何爲不畢其功。天固不可知也。人孰不知其誠忠。忠精凜凜。震動宸聰。孰謂臣子之誠不達九重乎。

悼惜劉切 推獎 牴牾 物議沸騰 議論風生

述懷

藤田彪

刀水、謂利殺川也

嫫姚、漢嫫姚校尉、霍去病伐二

三。決。死。矣。而。不。死。 二。十。五。回。渡。刀。水。
五。乞。閒。地。不。得。閒。 三。十。九。年。七。處。徙。
邦家隆替非偶然。人生得失豈徒爾。
自驚塵垢盈皮膚。猶餘忠義填骨髓。
嫫姚定遠不可期。丘明馬遷空自企。

匈奴有功、後漢班超入西域平定諸國、以功封定遠侯、左丘明著左傳、司馬遷著史記、韓琦字稚圭、宋相州人、以樞密使兼太尉

太史公、司馬遷也、著史記百三十卷

苟明大義、正人心。 皇道興、患不興起。
斯心奮發誓神明。 古人有云斃而已。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軾

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汨、音骨、沒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隣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

方叔、召虎俱周宣王時將帥，伐夷狄有功，韓琦嘗討西夏，故比之也

優游、閒暇貌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豫科卒業生宴集引

鹽谷時敏

高等中學、今高等學校也、有豫科二年、本科二年。

首服、冠也。

蠕蠕、蟲行貌。蠕音儒。

第一高等中學豫科一級生百有餘人、既畢諸課之試、舉宴於某所、以祝前途之榮。余乃起而言曰、諸子亦嘗聞元服之禮乎。古禮男子年十五以上加首服、責以成人之道。上自萬乘、下至士庶人、莫不皆然。武弁執政、尤重此禮。如武田信勝殉天目山之難、以未行首服、就陣中、勿卒舉儀、可以知其一斑。近古俗益趨簡易、但剔去前頂髮少許、以為式。而請宗族故舊、年老、有勳閥、若才德者為賓、演說閱歷故事、或誦聖賢語、以訓戒之。夫人呱呱而生、蠕蠕而長、自壯至老、

魯昭魯昭公也。左傳云、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無禮、以為之隔限、將有不自知其年之長、而猶有童心者。此魯昭所以被譏於春秋也。明治中興、百度維新、舊俗漸亡、新儀未作。少年子弟在家不聞孝弟之訓、在國不見禮儀之俗。而學校之教、又精於藝業、略於行義、倨傲簡慢、不知禮讓、為何物。凌侮父兄、輕蔑尊長、風俗壞亂、職此之由。識者慨焉。今諸子以超群之資、負州閭之望、辭親戚、離桑梓、來入此校、螢雪積功、羽翼始成。雖齡有少長之差、才有敏鈍之別、皆能卒豫備之業、就專門之緒、越童幼之域、溯成人之道。比之元服之禮、蓋亦不甚相遠也。昔者水野忠善為

暨暨乎、果毅貌

其子忠春行擐甲儀。請一者老爲賓。忠春結束既畢，踞胡床而坐。賓舉觴祝曰：「美哉暨暨乎！將爲經文緯武之將，以揚祖先之耿光。」旋到其背後，撞落之床曰：「其中未可保也。」余儕不才，何敢望於者老。請誦古訓一道，以代祝規。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諸子其勉諸。

論語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爲政）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雍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爲政）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爲政）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爲政）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

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孔子（聖）
顏淵（賢）
子貢（賢）
子張（賢）
子夏（賢）
子商（賢）
子子（賢）

忠 恕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子何憂乎？無兄弟也。（顏淵）

內篇名家文鈔終

外篇史記鈔

戰國時代

齊威王用賢

齊威王即位，初不治，委政於卿大夫。九年之閒，諸侯並伐，國幾不振。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

齊威王，名因齊，田氏，太公和之孫。
即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

阿，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

乘、車也

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魏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侵地。於是齊國震懾。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

燕在齊北。趙在齊西。燕趙之人畏齊侵伐。故各祭齊城門以求福。

請從隱姑

燕昭王名平。易王曾子。曾以國讓其相子之。國大亂。齊湣王伐燕。取之。孤。王侯之謙稱。先王。指易王曾。

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取。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徙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慙。不懌而去。

燕昭王禮士(練習)

燕昭王初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

軼，逸也。

碣石館，燕昭王事，鄒衍處黃金臺，昭王尊郭隗處。

鄒衍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驅，箠帚也，爲之掃路也。

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昭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遂伐齊大破之。

薊丘覽古

陳子昂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

昭王安在哉，霸圖悵已矣。馳馬復歸來。

燕臺歌

司馬光

萬古蒼茫空盛衰，燕臺賢客姓名誰。

君看碣石岳中草，寧似昭王擁篲時。

黃金散盡餘基破，易水蕭條烽火飛。

樂毅下齊

樂毅趙人也，賢好兵。聞燕昭王招賢者，自魏往燕。燕昭王以爲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不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今趙圍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

合從，從縱也，南北爲縱，故六國相合，謂之從。

臨菑齊郡今山東青州府臨菑縣舊今山東沂州府莒縣

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而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

掾屬官也

斷其軸，恐長相掣也。以鐵裏軸頭，堅而易進也。方言云：車轉，齊謂之籠，轉，音衛。車軸頭也。

淖齒，楚將殺齊，反殺湣王，欲與燕分齊之地。距，拒也。

田單復齊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

鄉
橋也

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既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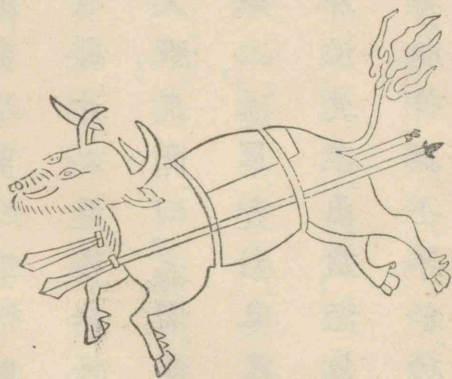
修。辱也

寒心。戰慄之意

版。與板通。築神。與鋪通。鐵也。用以起土者

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剿。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今即墨富豪

絳、紅色、縉、厚
絹也



牛 火

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家族妻妾、今安堵。
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
餘牛、爲絳縉衣、畫以五彩龍
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
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
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
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
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
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
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

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
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
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
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
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
兔、敵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王蠋高義（練習）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

畫、讀如獲、今
山東青州府臨淄
縣西北

司馬遷
史記、卷八

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蘭相如奉璧

蘭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

繆、音穆
舍人、親近左右
之通稱、猶言
家人也

脰、音豆、頸也

和氏璧、楚人下
和得玉璞於荆
山、諱之楚王、
因名曰和氏璧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
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
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
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
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
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
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
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
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
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求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

肉袒脫袖而露
肉也

質、鎡也、古刑
置人鎡上、以
斧斫之

章臺、秦宮名、
在陝西西安府
長安縣故城西南
隅

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
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蘭
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
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
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
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
「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
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
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
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



圖璧奉如相蘭

嚴、尊敬也
列觀、宮觀也、
蓋指章臺

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
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
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
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
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
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
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
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
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
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

弄臣、狎臣也

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

九賓，古者朝會大典，則設九賓。

廣成，傳舍之名。

壁，驚而怒之辭。

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

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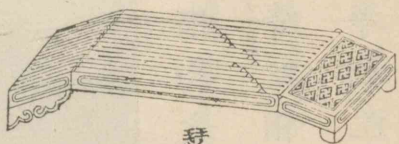
秦趙會盟

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母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

澠池今河南河南府澠池縣

甌、缶同、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

五步、言至近也、以頸血、王也、以言將刺秦王也



瑟

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甌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甌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甌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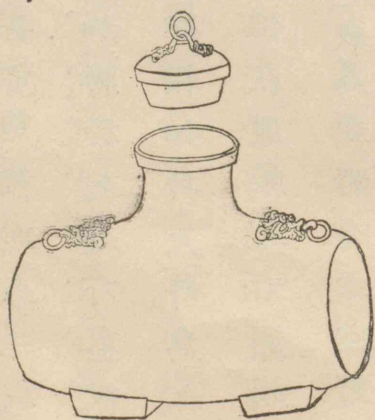
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

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

秦王不懌爲一擊甌相如顧

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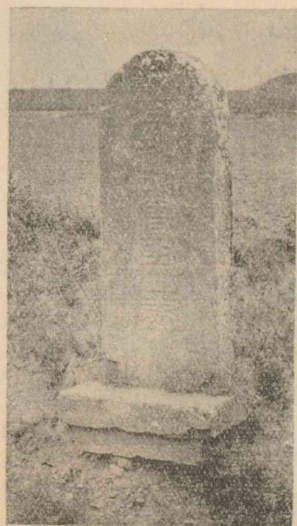
王爲趙王擊甌秦之羣臣曰



缶

咸陽、秦都城、
今陝西西安府咸
陽縣

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



秦趙會盟碑

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

賤人，相如本爲三
繆賢舍人，故辱
之曰：「賤人。」

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

前、楚也，可二以
爲之鞭也。
刎頸之交，與同
生死，而刎頸無
悔也。

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知死勇，古有是言。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澠池

胡

曾

日照荒城芳草新。相如曾此挫強秦。能令百二山河主，便作樽前擊缶人。

趙括兵法（續習）

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秦數挑戰，廉頗固壁不戰。秦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

百二山河，謂秦地形勝也。古人謂倍為二，百二，百倍也。

奢嘗為趙將，有功，封為馬服君。其柱下柱也，膠其柱而不移，則瑟之聲必不能合其節。喻柱鼓瑟，蓋喻執一不通也。易，輕也。

坑，謂壓之於谷也。長平，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西北。

武安，秦將白起封為武安君。元戎，總帥也。

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必破趙軍。」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括至軍，果為秦將白起所射殺，卒四十萬皆降，坑於長平。

長平

胡

曾

長平瓦解武安初。趙卒俄成戲鼎魚。四十萬人俱下世。元戎何用讀兵書。

毛遂自薦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門下食客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門下食客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

邯鄲趙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

謂文辭不能取勝則當以武取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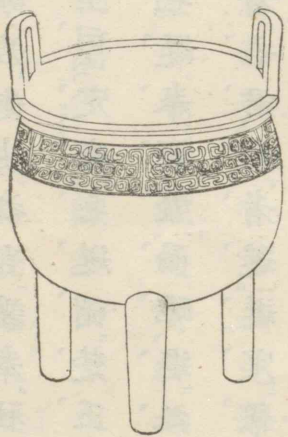
穎錐末也言其末全體脫出非止微見喻自顯其才也

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門下食客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

歷階、踰階而登也。
 兩言而決、合從為楚、非為趙也、所謂兩言而決也。
 楚王、考烈王也。

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

鄢、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
 郢、楚舊都、今湖北荊州府。
 夷陵、今湖北宜昌府。
 楚王墳墓所在。
 王之先人、項襄王為秦將白起所敗、亡走陳。



鼎



盤

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

盟之所用牲貴
賤不同。天子
用牛及馬、諸侯
用犬及豕、大夫
已下用雞。今此
總言盟之所用
用、故云取雞
狗馬之血一來耳
錄錄、與碌碌
同、凡庸也

九鼎、禹王所
鑄、三代時以
為傳國之重器
大呂、周廟大鐘
國之寶器也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
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
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
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
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
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
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
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
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信陵君救趙

鄴，今河南彰德
府
冠蓋相屬，言
使者絡繹相
於道也
讓，責也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公子姊為趙
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秦之圍邯鄲，數遣魏王及公
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
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
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
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
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
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

夷門、大梁城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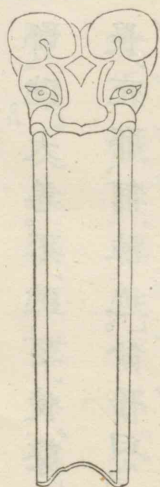
侯生名贏年七十、為夷門監者、隱士也、公子厚遇之

曰公子喜士之、再言也

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

無他端、言無他奇策、以發端也

符、以竹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是各藏其半、有故則合以為信、又或以木及金玉為之



符虎

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贏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私室、而如姬最人閒語曰、贏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私室、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室內、力能竊之。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

伐、功也

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嗾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

嚙嗾，大聲也。即項羽皆嗾叱也。狀其勇氣也。

存，問也。

韜，音蘭，矢服也。此並也，以其不能救趙故也。

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韜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

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夷門歌

王

維

七國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

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

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

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

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楚漢時代

公子自迎侯生、執轡愈恭

將以也

十月，以十月一
爲二歲首，因秦
曆也

武關，在陝西商
州東北

霸上，霸水名，
在陝西西安府
東

素車白馬，喪人
之服也，係頸以
組者，示欲自
殺也

軹道，亭名

懷王約，詳于三
卷外篇

案堵，言不遷
動也

鴻門之會上

漢元年十月，沛公劉邦破秦軍入武關，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

關、函谷關也、
在河南陝州靈
寶縣。



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項羽進至函谷關。有

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當是時，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

當陽君、黥布
戲、水名，在西
安府臨潼縣。



項羽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

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

鴻門，在戲西。

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左尹、楚官名

留侯張良後封於留

鮪生、謂小人也

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鮪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

壽、謂下進爵于尊者，而獻中無疆之壽上
籍謂作簿籍

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先破秦入關，公豈敢入乎？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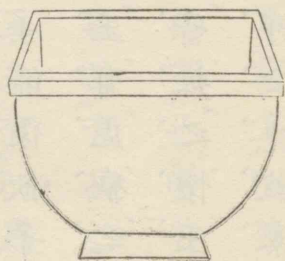
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鴻門之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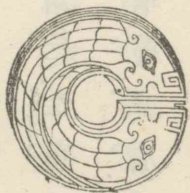
亞、次也、尊敬
之、次、仲父、猶管
仲為仲父
玦、如環而有
缺、增舉以示
羽、蓋催其決
斷也
項莊、項羽從弟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開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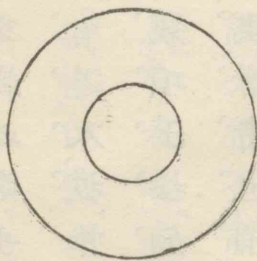
若、決也



斗



玦



壁

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

按劍而踞言操
劍緊膝上一屈
膝以承劍也

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
裂。項王按劍而踞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
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
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
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
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
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
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
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

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
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說，
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
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
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
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
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
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
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
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

玉斗，酒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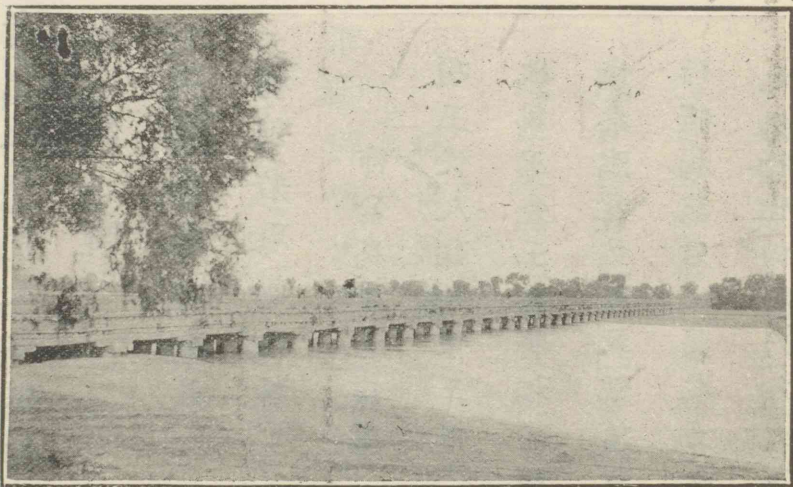
酈山、在臨潼縣

唉、歎恨發聲之辭

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閒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

山河四塞、東有函谷、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

說者、韓生也



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

沐猴而冠雖
沐猴而冠。心
不類人也

陰陵失路後
出詳于城下
戰

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鴻門

胡

曾

項籍鷹揚六合晨。鴻門開宴賀亡秦。

樽前若取謀臣計。豈作陰陵失路人。

沛公為漢王（練習）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

巴蜀漢中並
秦郡名、巴蜀今
四川省、漢中陝
西南境
南鄭、今陝西漢
中府
秦降將、雍王章
邯、塞王司馬欣、
翟王董翳
彭城、今江蘇徐
州府

淮陰、今江蘇淮
安府
生業、猶「產業」
也
漂母、以水擊絮
為漂、故曰「漂」
母
王孫、如「言」公
子也

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韓信歸漢

淮陰韓信、少有大志、習熟兵法。不事家人生業、常從人寄食。人多厭之者。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

衆辱、於衆中、辱之、孰、與、孰、通

連敖、楚官名、司馬也

滕公、夏侯嬰

蕭何、爲丞相

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王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王。王拜以爲治粟都尉。王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



信

韓

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

無所事信，謂無事用信也

築土爲壇，除地爲場

（黃道吉日）

此處必有其事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啗，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廢伏也

嘔，音于嘔嘔，和好貌

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啗啗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

何所不散言
用思東歸之
兵擊東方之
敵此敵無不
散敗也

檄謂檄書也
傳檄而定言不
足用兵也
陳倉縣名

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
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
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
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
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
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
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

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元年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定三秦

楚漢對峙

二年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是
時項王徇齊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
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
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
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
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

擠排擠也

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

傳、著也、言著

名籍、給公家徭

役也

甬道、恐敵抄

輜重、故築牆

垣、如街巷也

敖倉、秦時置倉

於敖山、名敖

倉、在滎陽西

太牢、具牛羊豕也

昨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當是時，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散黃金四萬斤，離間楚君臣。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

賜骸骨歸卒伍、辭官爲民之意

黃屋車、天子車以黃繒爲蓋

裏、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

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詐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詠史

文

同

輸贏
贏博而得利也

不得榮陽遂失秦。始知成敗盡由人。
可憐一擲贏天下。只使黃金四萬斤。

韓信定趙上

蒲阪在山西蒲州府永濟縣一黃河津渡處也一名臨晉關跨陝西地木罌瓠渡軍取罌瓠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舟蓋軍事取速成用成器也夏說代相也安邑今山西解州安邑縣閼與今河南彰德府武安縣

二年八月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豹盛兵蒲阪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瓠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榮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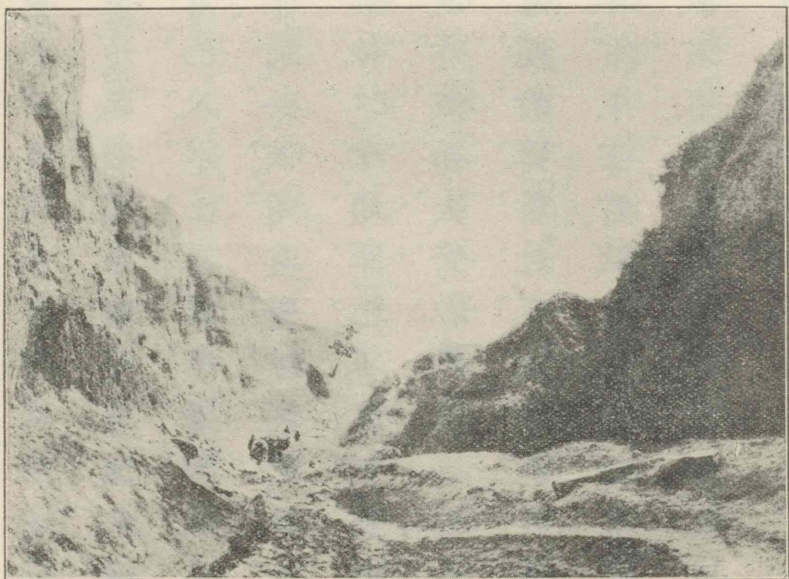
井陘口今由山西平定州至直隸正定府井陘縣路喋血殺入血流滂沱也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方軌謂車併行也

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歇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騎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

傳發傳令軍中使發也
 草音敵依山自覆敵也
 小飯曰殽破趙會食言破趙後乃當共大食也

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躡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今其裨將傳殽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

陳陣通



井陘道中

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良久。於是信張耳佯弃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

韓信定趙下

効致也

倍背也

拊撫也

於是信有縛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

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今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鄢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閔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

諭，音喻，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不為久遠計也。

醪，酒也，謂以酒食養兵士也。首，向也。咫尺，八寸曰尺，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尺，或長尺也。

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醪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

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

韓信爲齊王（錄蜀）

發猶呈也

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

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蒯通說韓信上

楚漢相持滎陽。成臯之間。久而不決。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

三語雖皆相術。其意全在末句。見今日之事。當決然斷之。而無疑也。

間、謂、間隙、屏
人私語也

言、背者、謂、背
漢則大貴也

建、號、自立爲
王也

燹、火飛也

折、衄敗、北、奔
北、不、救者、謂
無、援助也

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聞。」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處，燹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

傷、謂、軍折傷

容容、無所、依
附、貌

齊國在東、故
曰、西向也、止
楚漢之戰鬪、士
卒不死、故曰
請命

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

故、故地也
膠泗、在齊之東
南方

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

蒯通說韓信下

常山王、張耳
成安君、陳餘

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

嬰、把也

與、用猶於
此二人、猶言
此種二人也

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

龍且、楚將救齊者

善聽則其事必成、過聽則其事必敗、非待事成敗而後知也、故曰聽者事之候也、計在人心、中機在事上、意准上句

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戰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

紛、亂也

儋、漢兩石為儋、知者決之斷也、當作決者知之

踟躕、住足也

孟賁、古之勇力士

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驎之踟躕、不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

爲巫。

楚漢約和(練習)

是時漢兵盛食多。楚兵罷食絕。齊王信又進擊楚。漢遣辯士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以東者爲楚。項王已約。乃引兵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

過鴻溝

韓

愈

龍疲虎困。割山原。億萬蒼生性命存。

坡下。在安徽鳳陽府靈璧縣南。

楚歌。楚人之歌也。

騅。蒼白雜毛馬也。

闕。曲穴反。歌一曲終曰闕。虞美人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睥睨何聊生。

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坡下之戰

五年十二月。漢王與諸侯兵共擊楚。項王軍壁坡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

楚辭

給、敗也

東城、縣名、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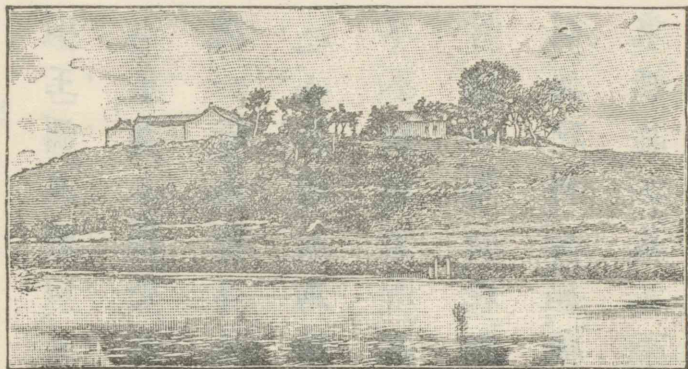
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今諸君知天亡我。非

赤泉侯、揚喜、然喜此時未為辟易。蓋追稱之。辟易謂開張而易其舊處。

橫、舟、整、船、著、岸也、又作、橫

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今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

籍、依例當作
項王



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

亭 江 烏

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

面、猶面縛之
面、背之面也

項王以始皇十
五年己巳歲生、
死時年三十一

視、示也

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躪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

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賜姓劉氏。

垓下

胡

曾

拔山力盡霸圖墮，倚劍長歌不逝騅。
明月滿營天似水，那堪迴首別虞姬。

烏江

胡

曾

爭帝圖王勢已傾，八千兵散楚歌聲。
烏江不是無船渡，恥向東吳再起兵。

烏江廟

杜

牧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虞美人草

曾

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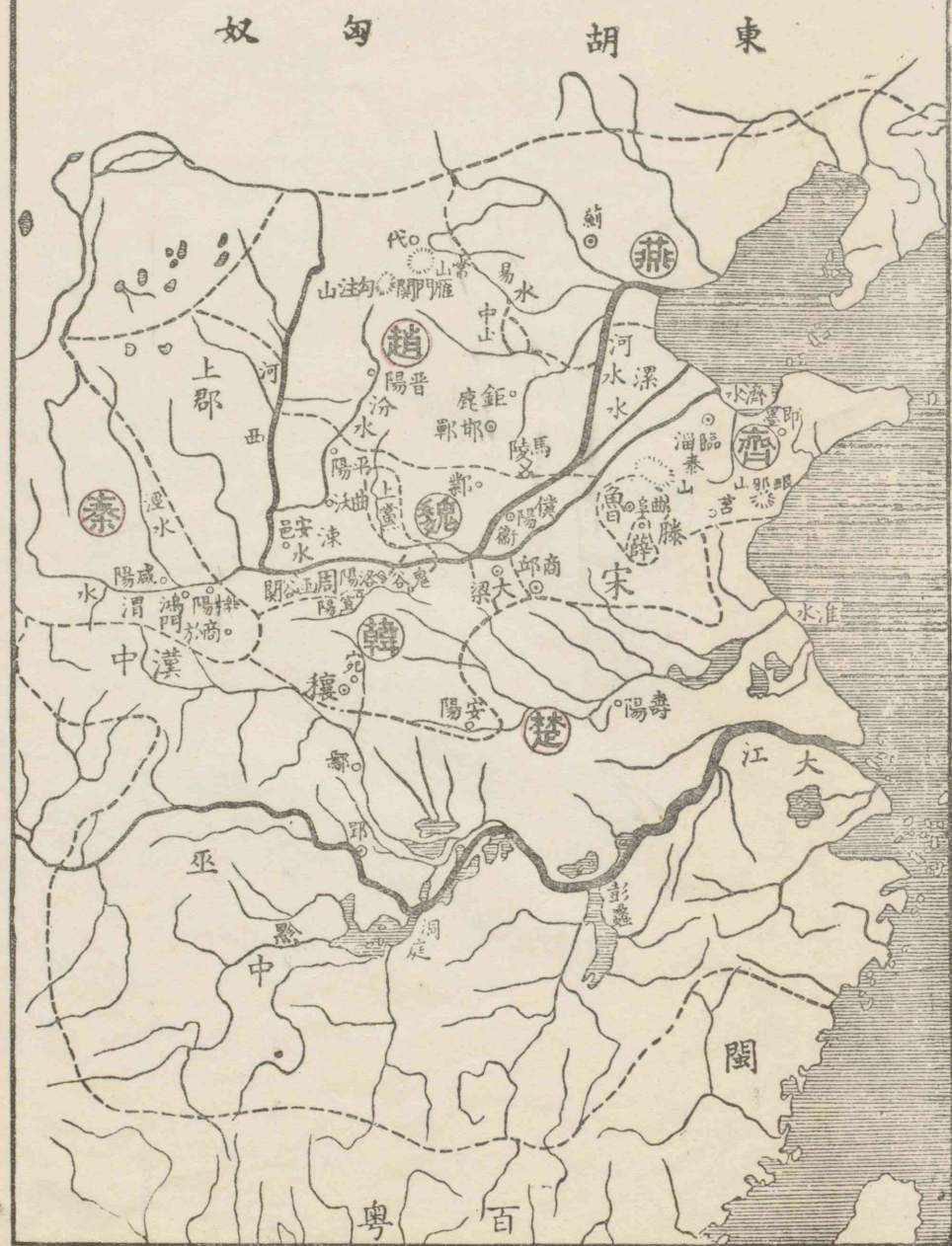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
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
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道非天亡。
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
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
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
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歛眉。
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

項籍少時學劍，不成，項籍怒，籍曰：劍一人敵，不足學，願學萬人敵。

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
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樽前爲誰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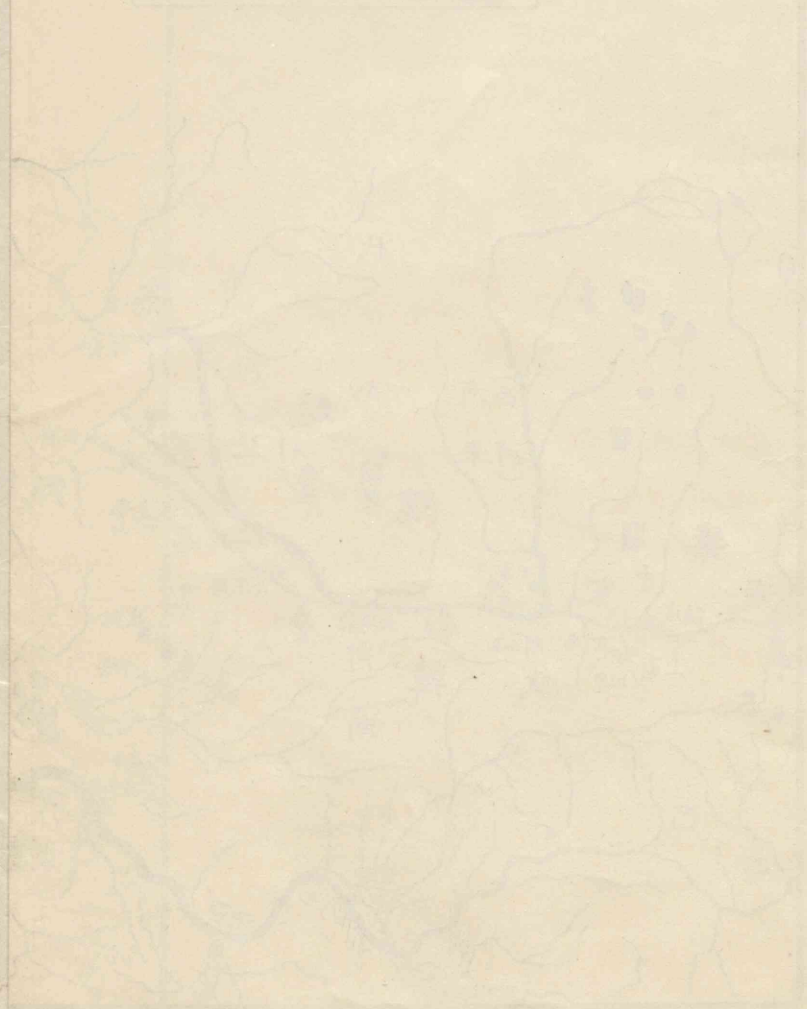
漢文新編卷四終

戰國七雄圖



漢文新編卷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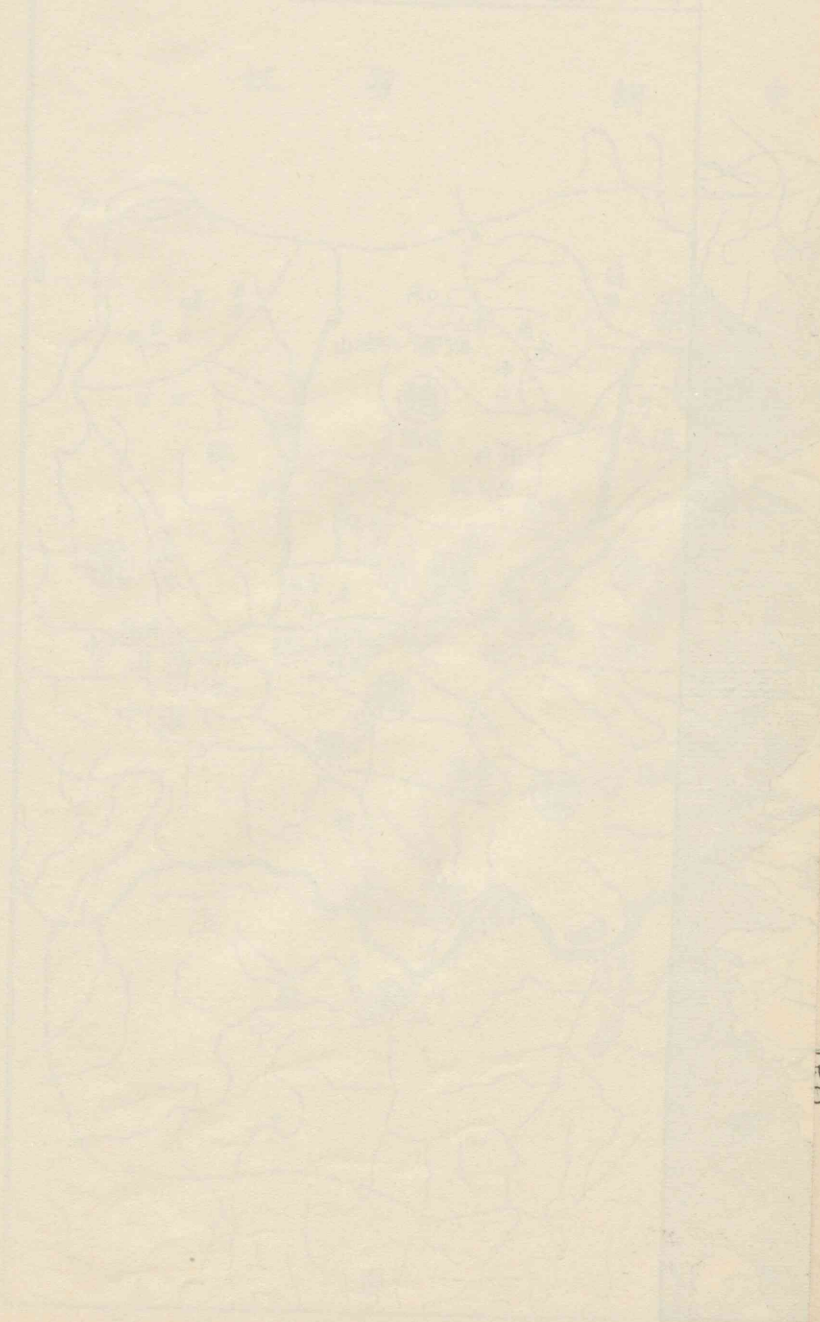
蘇東分境圖



蘇東分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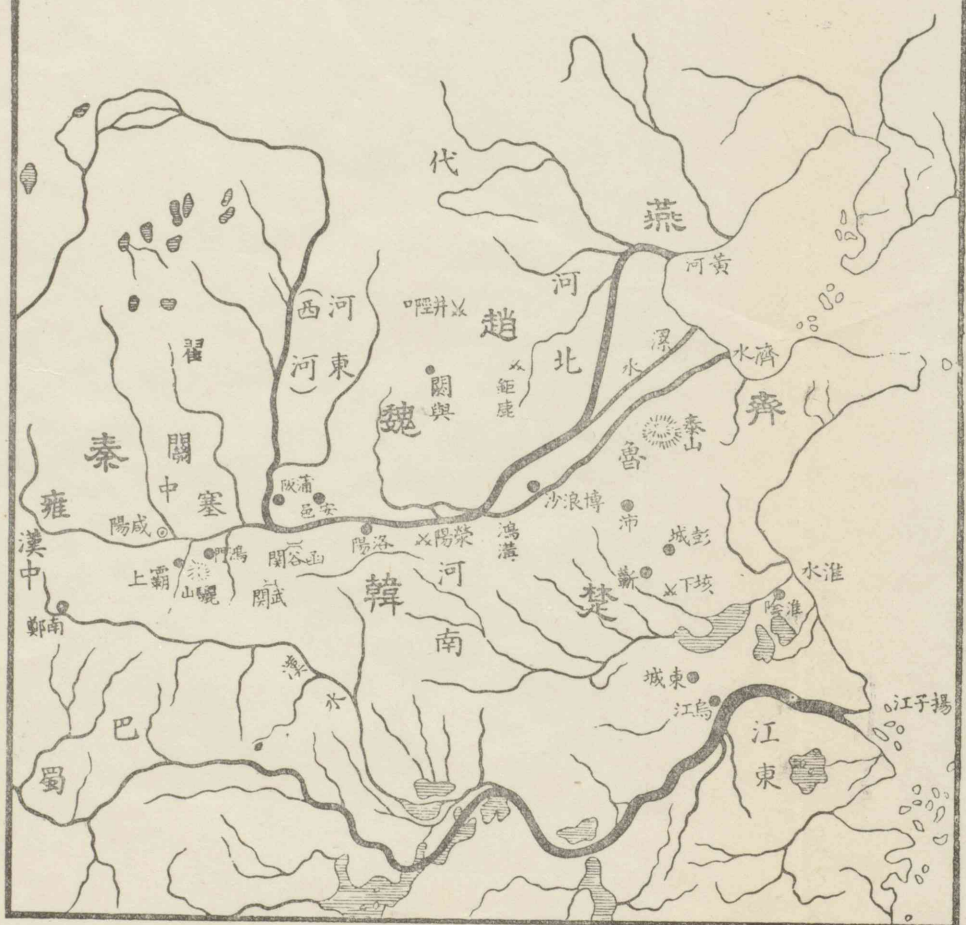
蘇東分境圖



蘇東分境圖

蘇東分境圖

楚漢分爭圖



鴻門會圖



大正十一年一月廿六日
文部省檢定濟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北神保町十一番地
電話四谷二一二五番
振替口座東京八一五番

合名
會社
弘道館

不許複製

編纂者檢印



著者
發行者
代表者
印刷者
印刷所

鹽谷溫
合名會社
弘道館
遷本
大久保秀次郎
株式會社
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二丁目十七番地

大正十年十月十五日印
大正十年十月十八日發
大正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訂正再版印刷
大正十一年一月十九日訂正再版發行

漢文新編卷四奧附

定價	臨時定價
金四拾貳錢	金七拾六錢

作文(文題)
卒業後の生活
三、二、一
三、二、一
三、二、一



廣陵中學校第四學年三組

隅田三郎



